



杭州二手奢侈品行业悄然洗牌

以前“包治百病”，如今甩包袱前进

一向被称为“包内顶流”的爱马仕，在二级市场降价了。和低开高卖的股市不同，爱马仕降价的消息传开，莫娜奢侈品店上个月就收了7个爱马仕包包，“大家对它的价格没信心了，索性就直接来卖了。”店主李怡说。

33岁的田哥是抖音上的网红奢侈品鉴定师，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曾报道过他店里那些“有钱人”的悲欢喜乐。如今故事有了新的走向：许多在他手中买下“人生第一只奢侈品包”的女孩，又找他折价卖掉。这些包被囤积到更大的仓库里，等待着下一个主人。

上半年疫情后，“报复性消费”并没有到来，反而是二手奢侈品店倒闭了好多家。“包治百病”有了另一种解读——卖掉奢侈品包包，换取现金落袋为安。

做外贸生意的客人
一次性出售十多只爱马仕

一次性带很多爱马仕来店里的客人，基本都是来鉴定的。但这位穿着低调的阔太并不是，她轻声问田哥能否一次性回收这些包。

这些包有的还是她去年在田哥这里买的。她告诉田哥，老公是做外贸生意的，今年，公司现金流快撑不下去了。这些包都是她老公生意好的时候买给她的礼物，如今生意受到冲击，再看这些包，也觉得有些索然无味。

来找田哥大批量卖包的客人里，几乎都是做外贸生意的。一位老板在和田哥交流时，不止一次透露出羡慕田哥朝九晚五的生活。“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。”田哥说。

这些客人里，让田哥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名演员。他和前经纪公司解约后，把收到的一些礼物和自用的包统一拿到了田哥那里。戏剧性的是，鉴定后有一些假包，它们都是前经纪公司送的。

同在奢侈品行业的李怡，今年也接到了很多大额的奢侈品回收订单。“有客户带了价值300万元的奢侈品过来，有表，有包，还有一些首饰。”李怡印象很深刻，对方是个30多岁的男士，回收全程都戴着口罩。简单的交流中，李怡知道对方是个生意人，遇到了一些麻烦，只能卖掉家里的几乎全部奢侈品来换现金。

李怡的店就在杭州万象城附近的办公楼里，站在43楼，可以把楼下的来福士和万象城尽收眼底。这里是杭州的金融中心，楼下时不时就能听到跑车引擎的轰鸣声。

但就在四月的某一天，李怡接到了近30条想来店里出手奢侈品包的消息，其中不少就来自附近上班的金融圈人。

同行店铺倒闭
小众冷门包在二奢市场消失

田哥收到最多的包，不是来自个人客户，而是同行倒闭的店铺。

上半年的疫情，让许多二手奢侈品实体店几乎没有任何客人。线上卖出去的货，被积压在快递网点发不出去，许多年前囤货的商家，手中的货卖不掉，资金链也跟着断裂。田哥收到过实体

店寄来的200多只包，每一只都仔细地用防尘袋包着，看得出之前的主人对它们的精心照料。

奢侈品的行情受非常多因素的影响，没人能精准预判下一个涨价的包包是哪一款。就连田哥自己，也经常高价收包后卖不出去，最后低价清仓售出。今年田哥决定“壮士断腕”，开了一个清仓号，用白菜价甩卖那些不再热门的包。

“我们收包也更加谨慎了，冷门款冷门色少收，小众奢侈品牌包不收，想着熬过这个阶段。”田哥说。

即便是大牌经典款，也逃不过“不保值”的命运。两个月前，劳力士、百达翡丽的手表价格突然飞涨，一天就能涨1~2万元。田哥的两个朋友拼起来入手了一款售价近120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，打算趁着涨价“赚一波快钱”。没想到“打脸”来得飞快，这款手表在被炒到价格最高点后，突然跳水。

代表着表内“顶流”的百达翡丽降价了，包内“顶流”的爱马仕，自然也不例外。

两年前，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让爱马仕的“喜马拉雅”火出了圈，站在了包圈“鄙视链”的最顶端，“喜马拉雅”一度被炒出近150万元的天价。而这两年，“喜马拉雅”也不可避免的折价了。田哥透露，他今年收到了6只“喜马拉雅”，比往年都要多，而只卖出去了两只，价格也打了9折左右。

“今年大家买包都更加理性。”田哥说，曾经一些小众的包包是女孩们的首选。她们买不了爱马仕，但不愿意买“烂大街”的LV等，于是就选择一些更低调有品位的牌子——哪怕它们并没有什么名气。但今年，女孩们更愿意选择买大众更为熟知的“LV”“香奈儿”和“古驰”，“因为这些包放到二手市场上卖掉，还有人愿意捡漏。”田哥说。

奢侈品行业不如从前
本身的品质也在走下坡路

莫娜奢侈品店里，26岁的甜甜正在向老板李怡咨询，她想卖掉一款价值7万元的卡地亚手镯。

李怡今年有一个强烈的感受——包卖不动了。来店里的这些金融人士几乎都是鉴定和转卖，即便有人进来逛逛，也是“礼貌问价”。不仅

是因为大家口袋里没钱了，还因为奢侈品本身的品质也在走下坡路。

甜甜想把去年买的四钻卡地亚手镯卖掉，理由是“上面的钻石总是往下掉。”李怡说，不少客户也都跟她吐槽过这个问题。

和品质愈发不匹配的，是一级市场连年上升的价格。疫情这几年，大牌包的价格一年可以涨价四五次，有些热门款甚至一个月一个价格。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受疫情影响，部分工厂停工导致产量减少，从而造成的“物以稀为贵”。但田哥却觉得，这两年某些奢侈品包的品质做得越来越差。

田哥给记者展示他曾经鉴定的一款LV包的五金刻字，一个Logo被重复打上了两次，“正品也如此任性。”

李怡也经常收到一些爱马仕的鉴定，明明是正品，但用过一段时间后，包内的五金却有些生锈，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“假货”。李怡原本是因为喜欢买奢侈品才进入这一行，但入行五年，她再没给自己买过一件奢侈品。

“前两年受疫情影响，很多代购出不去，导致国内二手奢侈品市场迎来了一段快速发展期。现在行业开始回归。等到疫情过后，国外市场放开，或许还会有更多人离场。”李怡说，实体店的困境是暂时的，顾客对奢侈品消费更加理性，也意味着行业开始逐步走向健康。

田哥前几年还会给在上幼儿园的儿子买一些奢侈品儿童包作为礼物，而现在他已经不买了，“我希望给下一代建立起理性消费的意识。”

在直播间里，田哥也会劝每一个心动的女孩，“除非真的适合，不然不要买。”他希望，那些超出自身能力的消费能少一点，再少一点。



田哥店里囤积的爱马仕包包

本报记者

刘俏言

文
摄